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吴　銓

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雜記補

漢元封五年冬行南廵狩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漢書本紀

漢末孫耽為漢陽守卒二子鍾旃葬耽吳城山世稱白鶴冢是也鍾生堅堅生權帝吳江東封安成王於宜春衣之孫氏自此始解縉吉水金壁孫氏江東譜序

漢張遐生四歲母病思魚遐以手弄錢觸魚奉母時稱孝童十三從叔父鼉謁徐穉舟泊族湖亭下明日五舟同發遐為大鼉負舟又二長鼉遶其舡舟獨却前四舟皆遭風壞遐以後免穉異之十九師楊震震每以所授覆之發其意所未及語人曰張遐年未二十精學至此詎可量哉當為天下儒宗後諸葛瞻楊機蔣琬陸遜郭洵輩皆其門人著吳越春秋外記安志

南昌地志云漢末之亂許靖奔江南卒於豫章今南門

五十里有石麟尚在即靖所葬處而晉旌陽令遜又為之表解縉吉水許氏族譜序

晉俞益期性不諧俗處交州與豫章守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海南之奇觀予既非常木亦特異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

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深恨語蓋寄況也豫章書

豫章之新建黄堂隆道宫道士羅君大年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晉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累功行致仙道師事諶母于丹陽之邑黄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

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叢生而地亦曰黄堂即建祠祀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其存時以為常其後擴祠為觀復為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翦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苦能養血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厲和榮衛延年却老

揭傒斯仙茅述

都昌縣舊彭澤地石壁山在縣西南十里傍臨清江有石壁謝康樂宅宅邊為陶母墓唐皇甫湜舒元輿俱有銘碑又寰宇記母新淦人縣東百步為陶母墓南唐徐鍇有碑今圯而臨江亦有之碑刻尤多近基没於江心矣又鄱陽縣有墓在城南四里即形家牛眠地也按氏族大全侃鄱陽人今城中延賓坊有故宅後乃徙潯陽也又德化縣鶴問湖志云母墓在縣之白鶴鄉大禾壠上有白鶴觀又撫州臨川縣雷次宗豫章記母墓縣南

四十里抱崗山村母姓湛淦人塟此侃至孝感仙人来弔禮畢化隻鶴飛去按母墓所見凡數處一者建置沿革一者志筆訛謬妄相傳説故所在標題疑悮滋甚侃表云臣父母僑葬今在潯陽當以都昌為信其在鄱陽者

國朝雍正三年知縣李汝霖重修復建延賓樓于墓左

仰止録

太元元年廬陵巴邱人夕見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

頃是年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欝然如先即便更穫於是遂巨富續搜神記

義熙中豫章郡吏易拔還家不返郡遣吏追拔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迫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一至麓即便成三足虎竪一足即成其尾異苑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頭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

為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輒數日去晉亡絶不復見廣古今五行志

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黒犬語婢曰汝見我背後人否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反走人犬隨婢後至舉家避走婢問犬汝來何為犬云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犬曰人已去犬曰正慮復來良久没不知所在續捜神記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家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

與妹前令婢扶擲纔出户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睛異苑

建元元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圻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諳隸書秦漢時柱也豫章書

建元中庾崇於江洲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懼呼諸從女紡績作伴於是漸疎

時來輒恚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於地從女怖皆去崇即常見有一二歲兒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崇乃悽愴撫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念汝愧汝情何極也忽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為兒買食經年妻轉貧苦崇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真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崇乃寂然幽明錄

大同八年安成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

之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皆驗後謀反伏誅豫章書

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田間忽異聲自地中發叟驚走辟易夢一青襦丈夫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寤不知其旨後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郡守封君叱遣之是夕叟又夢青襦者告曰吾委跡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與其子偕往鑿地丈餘得一鐘色青遂再白郡守遷置開元觀不擊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人

俱異之郡守上其事元宗詔宰臣李林甫圖其形告天下宣室志

開元末武勝之知靖江軍忽見灘中雷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靖江夫戲以石投之中鎗然作金聲雷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廣異記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嘗奉般若法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餘年矣皇帝中元年冬車駕南狩

百僚蒼黄行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徃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求經于元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亦不知其所自得公瞻禮悲喜奉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肹蠁其疾若答獨孤及金剛經報應述
李紳詩自註云余到瑞州有紅龜一州人李再榮來獻

稱嘗有里人言吉徵也余放之於江中回頭者三四游泳前後不去久之又南中小鸜名曰蠻鸜形小如燕雀里中言此鳥不常見至而鳥舞必有喜應是日與龜同至於館也

熊孺登集中有董監廟絶句云仁傑淫祠廢欲無枯楓老櫟兩三株神烏慣得高人食飛趂征帆過蠡湖董監不知何許人廟當在彭蠡湖濱今不可考矣白志

唐末大盜肆起民轉徙無所依樂安朱綸率鄉衆結寨

於巖陀固以土牆上築崇樓令婦女處其中而屋市屯店環繞於外七千餘户相依盜不得逞寨坐令縣北五十里綸主寨事分職守立法制催督各户輸苗米酒稅麴脚錢納於撫綸老弟繪主之子孫相繼自元和迄五季百五十年安居無恙建炎之難亦彷行之紹興間創邑設官衆始散 安志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奥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木秀于芝泉甘于飴羣峯倚空如碧毫埽粉障色

正鮮温鳴溪潀潀源内㝖籥鞲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髐然闒然若將為人者禽有槩者嘐嘐然若將天馴耶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延白雲為升堂之侣結清風為入室之賓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皮

日休栖賓亭記

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於真陽觀内修元齋忽一香爐自天而下其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内出蓮花一枝十二葉

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有一仙人戴遠遊冠著雲霞衣其像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盤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刻奇怪非人功所及也其初降時凡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飛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懼即以其田還觀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還舊觀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飛下醮壇前爐如金色可六七斤　玉堂閒話

王伯山鄱陽人廢帝光大元年鎮東將軍兼揚州刺史領越州太守時山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有重名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徳基文質彬彬賀徳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伯山為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後持節督東陽豐二州唐書賀德仁傳

唐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撫州玕為吉州楊行密背唐建號江西從之獨全諷

及玕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絶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為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人傳聞纂録多毀其務報仇為剽掠刦州人往臣於楚葢是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行密盡有江西玕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為楊氏惡之矣玕之不死宜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玕嘗鎮玉嶺在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廪府庫之迹

猶存吉州自唐初置故無城圩始築之宋季丞相江萬里為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害想見少年起事白首孤忠百戰從容不廢講學真豪傑士哉解縉鏡方彭氏譜序

天復中豫章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頭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款式精麗殆非人為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稽神録

天祐中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

頂有一竅故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玉堂閒話

楊吴時劉信為徐温圍虔州人有謗信欲叛者信無以自明請與温博斂骰子六厲聲祝曰劉信果叛吴者願為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温遽止之不從一擲六子皆赤身負重謗不可辯而發憤呼盧以明其無他而亦卒賴此以自明大異數也甘露園短書

南唐時吉州民有失小衫者疑牧童竊之愬於官牧童

末由自明俄雷擊一牛腹中有衫牧童乃免蕭儼曰疑獄每蒙天譴則刑可措矣徐鉉曰誠如是則何用法官豫章書

太平興國二年雩都九州鎮掘井得瓴甋十二上皆有會昌篆文安志

吉水東南二十餘里有南山幽棲云南唐時韓熙載嘗遊其間而詩人劉洞之所隱居也地故以得名解縉南山耕讀詩序

南唐後主割崇仁之仙桂崇賢待賢三鄉為宜黄場去崇仁甚遠民苦之胥仕隆倡首請於朝欲陞場為縣而以其祖所遺基隴輸官助建縣治後主允之實宋太祖開寳元年也世代屢更雖子孫莫知其故洪武十七年秋邑之顯德寺燬人於佛像腹藏中得仕隆當日禱佛建縣青詞始悉其事仕隆字世昌其先長沙人徙居黄塡鎮安志

大中祥符二年汀州人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

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事聞賜捷名中正而災祥之說起矣豫章書

大中祥符六年秋八月建昌民於麻姑山仙都觀設醮五鼓有龍出玉皇殿西北醮壇下升中天迴視長數尺金色隱隱有雷聲聞數里九月清江縣民李公邁在雲騰廟前遇小童贈塊土還家剖之得天尊像五軀同前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王曾為相士類翕集放進士榜得張唐卿以下三百餘人而吉水流坑一門五董世豔

解縉吉水山原羅氏譜序

其榮

李覯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顔太師真卿有記存馬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趾蹟相附著在人口吻覯母初無子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户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及覯生十餘歳從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黄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爲沂公之文也就學以来果不

甚魯或時開卷怳然似曽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搦筆著書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喜所從受頗靈異乃用自疑作疑仙賦

李覯疑仙賦序

齊安小兒浴于江有得怪石者戲以餅餌易之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混空洞了無一物

雖夜光赤壁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為一笑使自今以往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蘇軾怪石供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為袁州軍事判官權知萍鄉縣事一夕卧室中燈忽起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 能改齋漫録

新建吳城山相傳小龍即吳許二君所誅大蛇子宋封

順濟王有真宗御製戒蛇石刻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異蛇墜祝上翌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頃入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舳艫送至彭蠡而沒豫章書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為蘄春蔡氏壻登第之歲婦家蔟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厚薄若一如布邊幅然鄉人以為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瑞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為絕出能改齋漫錄

彭汝礪送張子固詩序云大理寺致仕德興張公偕先
皇考執友予十六七時從其子正父季友學明叔禮遇
予厚明叔子子固娶予作賀客罷席復入宴予時善飲
寺丞公取大白觴予厭容一升戲曰能復飲子魁天下
曰能連三引皆空客皆大笑樂甚予後忝竊公笑曰長
者言果信

孔毅父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稾然都是鈔取江鄰
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

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清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毁者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閲此帙筆其後以曉之 朱子

跋孔毅父談苑

秘閣修撰向子諲建炎末治一室於玉笥之下淦水之濱手植衆香草環之讀離騷其中自號薌林居士 孫覿

薌林記

京三郎南昌人丞相鏜之父建炎中金人至江西郡守以城降金人索少壯三千人使負荷郡乃户取一人三郎毅然請行墮水不死後以子鏜貴得封朝請郎衣服飲食一如平時出入必徒步初鄉人有行賈者將死以千緡屬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費無餘俟其凍餒然後付之已而果然三郎召而以錢歸焉及卒賈人子持喪三年南昌耆舊記

紹興十三年玉山縣西七里居民謝七婦不孝飯姑以

麥不得飽而自飯白秔是年七月七日婦偶出有遊僧從姑求食姑不敢與餓而婦歸僧徑就求飯婦大怒叱之僧求愈切婦呲曰脫汝身上袈裟來换僧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變四體及頭面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儼然全牛矣豫章書

紹興十十七年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不知是鳥匍匐往得一毛衣取藏之即往就女諸女各衣毛衣化

鳥飛去一女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後母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復以衣迎三女亦飛去同上

紹興時大庾村中李氏二貓各乳雛吏出迭入相為乳一為犬所斃其一遂銜雛置一處雛雖小往往含忿作聲貓徧舐還抱聲息繾綣若安全之乳力不能徧及日瘠一日而哺養如初能食乃已又大庾劉公輔居東門有犬乳一子踰年而斃公輔命僕瘞他所僕烹而食之

其子聚所棄骨瘞於地環繞鳴號不食者累日好事者作孝犬記林志

劉作字賢礪號保靚先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乾淳中用世賞授將仕郎辟贑之安遠尉母老不赴韞德抱才不屑世用清江謝尚書昌國章尚書茂獻廬陵楊文節廷秀胡忠簡邦衡皆定交其七世孫尚節謀即故居建祠而諸賢翰墨多散逸忽漁父來告其潭有石狀如碑以手摸之有字尚節使沒者助力舉石出果左宣郎劉

廷直所為保靚祠堂銘也他日塟父於白石岡掘地得碑又永州通判董德中所為保靚先生祠記於是尚節益喜至元庚辰祠成歐陽元為記　歐陽元保靚祠堂碑

劉光字謙仲少年豪於氣亦豪於詩嘗坐屈行輩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遇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役西馳有寒酸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本南浦人久寓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　王十朋南浦

老人詩集序

盱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日自建寧至金谿陸先生問曰元晦何言曰某為朱先生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風霽月之亭六字有靳色曰姑少俟將歸再請又曰姑少俟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人有此光風霽月吾當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先生之字於亭間

吴澄廬陵蕭氏光霽集序

李少自宋南渡後始居嶌安有文名晦翁過之為書萬

安野館四字并賦以詩澹庵胡公為之記少以通英殿說書致仕復徙藻江有軒曰南軒有齋曰自省宋丞相天祥文公元學士雪樓程公夢炎留公草廬吳公為書其顏為記其事 張徹藻江集序

海南黎安祚試春官宿鉛山韓洙家既去遺囊金洙謹識之未幾黎復至乃詰其實悉歸之事聞詔賜束帛人稱還金秀才 舊堅志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僅存六卷爾堯章于書

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甎皆能代其皮毛㕵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朱彝尊絳帖平跋

義騎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開禧間寇大入淮甸

成以卒屢戰有功稍遷將侯騎徇地至花靨見病騎馬疥而瘠骨如堵牆莫適為主縶而得之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彨復生寘之槽櫪與羣馬不相顧成亦未始異之一日同列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鞍踶鳴人立左右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磬控緩急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嘉定庚午峒冦李元礪作亂統府調兵三

千以往戍與行崎嶇山澤夸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犯
龍泉柵戍出搏鬬四五合幾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胺及
韃而墜死馬官軍亟鳴鉦騙屹立不去躑躅徘徊鳴屍
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見之色動遂
試之蹴踏進退折旋良愜不勝喜貯以上廏煮豆粟濯
泉翦鬛用金玉為鎧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
来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騙他日未嘗若是
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後復犯永新柵官軍出迎

騟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騟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詢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𤯓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騟之事騟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騟歸病傷不秣而死

咸淳末求新隱士陳森翁築貞隱齋於冷泉巖掘地得劍有詩末二語云男兒慷慨生平事時獨挑燈把劍看下書大元二字莫詳所謂後元世祖興其識兆蓋先見焉豫章書

楊元鄱陽人父在軒通判某州臨難死節元慨先志不表暴於世著忠史一卷衷列夏商以來至宋而止得八百餘人泰定初撰其書詣京師上之忠史不傳在軒死節事不可考矣縣志

宋豐城王義端德祐間避地章貢一日詣陳憲使杰適吉水械封盜七十餘人至杰命幹官王埛擬辟義端見之問曰是二趙事否杰曰然曰非寇也義端昔遊此地聞有趙簿與鋹以事羈管郃陽疑其弟與銜擠之及與鋹赦還謀報復率羣僕焚與銜舍此兄弟修怨耳從者可盡殺乎又說埛曰君毋以人命奉長官意晉公保彦卿不反卒應三槐之兆其可忽諸埛從之得釋者羅拜于前感泣而去安志

宋之亡也永新張坦字履翁登仕郎學士院檢閲丞相信國文公以彭震龍戍永新大姓譚張顏氏傾家奮義叛將劉槃潛引元兵至力戰不克張氏八十一房皆與其難獨廣翁厚翁兄弟數人得脱終元之世無顯仕者至今又三十餘房天之報善人將必有復盛于前者豈不在今日歟 解縉永新張氏譜序

曾安强為舒州法曹母喪歸葬值江水暴漲舟遇石將摧安强以帛繫柩誓與同溺俄有駕大艦者救之回視

原舟裂為三矣人以為孝感安志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三世號忠幹志云鄭薦之朝官都御史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為天地罪人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母子嘆其孝即縱之將

辭歸會阿思蘭以宄被誅詔簿録其家衆各亡散一德獨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令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誠厚矣不受而去元史孔簡録

閤漕山僧作皂黑色也古無此字按字書艸下從早讀

如造化之造繹為斗櫟實以其可染黑故俗稱黑色為草此字既借為草木之草恐其相亂故去其早上之艸而加十則不成字矣後又借為皁櫪之皁漢書音義云食牛馬器以木作槽然則皁櫪字正當木旁從槽而借用此同聲字也又借為皁隷之皁則因養馬之器而以此稱養馬之人也皁字曰下從甲隷書省甲為十後又屈十之尾而為七則愈不成字矣韻書言以水通輸曰漕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趨下者曰水漕漕者水通流

之名也豐城之鄉有地名為同漕而此山名為閤漕皆是兩山之間中通一水謂兩山之水合同為一而通流也故曰同漕閤漕者并合之合借用閨閤之閤爾漕字去聲阜字則上聲之讀如去聲者少時嘗偕豐城孫素少初樂安周棲梧朝陽自皮氏之家至閤漕山各賦一詩予詩不能記但記第三第四句云水交流處地橫分山四圍中天一握葢言山之所以得名與山之形勢也令書漕字人必以為擅改山名不容不著其說通古通

令之士幸詳究予言而訂其是否　吳澄閣漕山陵雲內集跋

先漢梅子真尉南昌後漢欒叔元守九江聲迹所暨人至於今祠之為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之也有山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真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江蕭寺丞前為書二大字以貽聶洪父洪父卒援其從子詠夫寺丞公又為作銘　吳澄跋蕭寺丞梅山扁銘後

人與走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牧樵子寄予卉實四小幅遠視真以為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為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艮齋先生為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

人之多歟

吳澄跋牧樵子花木二首

宋進士試訖甲戌是年甲科予首識第二人路君萬里繼識第四人熊君朋來蓋予家鄰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王君龍津仕國朝為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人何君希之臨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歳隱居無求翛然世外自守如澹臺滅明之正而宰邑者每禮于其廬可謂賢矣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予予讀之竟而嘆何嘆也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俟

別枝梧邵子云吳澄書何希之武荚後

金蓬頭號野庵永嘉人遊龍虎山居蓬萊庵庵據徵君

貌孤之會攀涉藤蘿深入雲霧嘗夜坐磐石蛇不敢近

嵗旱叩龍井勅龍出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而雨後隱

武夷其高弟方方壺殷破衲李西來趙原陽汪道一等

皆以道法著廣信志

虞集跋彭壽卿所藏卷云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

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

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于朝極貧不能行待黄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吕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温公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

豐城熊自得元時以藝事入都有聲於公卿間此小畫

二方真得米老家法而興致幽遠固可與商高班矣然數十年來鄉人東為故紙余得而表出之 胡儼題熊自得畫

元初中州龔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赫然鳴其治平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多許焉其後馬

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愛之而諸公先後淪逝不可復得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豈非其風韻足以及予所道諸君也哉虞集傅與礪詩序

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于王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冢鐃文俱存至晉許

遜郭璞殷仲文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為吉州司户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肖敏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睡學睡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庵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為歌行者大盛

解縉西遊集序

廬陵永豐雞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

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交乎四野
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人無甚
富亦無甚貧劉氏族居三百餘年環里數百家無異姓
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婚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
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玩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
各守其常劉鴞字楚奇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橘
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
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棗栗松竹之屬稱是築室四楹

其中取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

揭傒斯浮雲道院記

劉鶚字楚竒吉之永豐人由翰林脩撰擢江州路總管陞廣東廉訪副使至廣繕城池修甲兵聚糧餉勉勵將士調度百出上下翕然賊不敢近移守韶州授中憲大夫廣東行省元帥復拜嘉議大夫江西省叅政越二年韶州蠻獠亂公分兵追捕之而贛寇乘間猝至時城中兵少公自將乘城命他將領兵出戰公幼子運亦戰死

凡一月而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贑賊幽之於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曰吾平生忠孝今不幸至此死不瞑目矣作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公起自儒生敭歴中外數十年而後受命邊閫膺國重寄不幸而國祚日危王綱日弛公之志謀才略卒不及展而死豈非命耶第當時修史者失采不為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然予嘗之廣道韶聞韶人云城陷時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今其姓名皆泯滅無聞古

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然可慨也

詩序　　梁潛江西參政劉公挽

危素浸銅要畧序云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略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為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為場官使董其事其術浸鐵以為銅用費少而收功博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

令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銅取礦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嚴橫泉石牆隖齊官隖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隖羊棧姚旻冷浸橫槎下隖陳軍鑪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十三有傳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

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甲少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公諱壽實序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逖以其書來上皆命為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于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顓於一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危太樸集

鄱陽周極毘生三歲其母見擄于兵越十一年聞母在

泗州及至彼則開入高麗又三年至高麗求之則母已前月死且瘞矣極罔泣訴官始獲負骨以歸饒婦同擄者皆哭送城外子景伯元末以武功授南安驢田廵檢再調平川廻龍砦當道使提兵征進屢有殊績知時不可為遂拂衣隱陳謨贈周景伯序

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有羅漢樹二株縈繞糾結屈曲交加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明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結子誰從枝葉認雌雄至

今猶存林志

元至正間瑞之上高縣有曾義山者世居縣之十五里葫蘆石畔嘗開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輒禮而㕛之久之丐者告義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来君宜扣之至期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者過義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鸕鷀洲一瞽者以書授義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書名銀河棹其後占卜如神預言紅巾賊至令邑人避之賊至無所得欲殺義山

以匿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葫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者過吾家當取書畀之慎毋洩後伯温丞高安果以事往義山家其子如言授之伯温得書便掛冠去甘露園短書

廬陵張光弼元末棄官隱張士誠禮致不屈策其必敗題蕉葉以寓志居湖西壽安坊今之花市也貧無以葬廬凌彦翀為疏募焉酒間為瞿宗吉誦歌風臺詩以畀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

張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深見温接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淛西湖山間年八十三而終列朝詩小傳

潯陽張來儀著靜居集與高季迪楊眉庵徐幼文齊名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庵盈川令終如一季迪之斃同乎賓王幼文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邱先生挾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噫亦異矣程夢陽曰靜

居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樂府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眉庵樂府尚多套數語不若靜居才力深渾有自得處七言律詩清圓渾脫不事雕繢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也同上

法循臨川人常行般舟三昧一夕示寂闍維心獨不化乃集熾火煅之俄出五色光屬天就視之獲佛像高三寸非金非石共顏面手足及衣之襞積若刻成者因取

寘淨土上次早觀之設利巳纍纍生矣宋金華録容語

廬陵周孟聲與子學顔皆以文鳴故廬在吉水之泥田村門墉之内桂樹一章扶蘇襹褷晝日成隂縱衡可二畝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為灰燼桂亦焚死唯榦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緑芽膚間巳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於根柢枝葉沃如也國朝洪武庚戌學顔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鄉會試南宫除侍儀使出為中牟令以

政事聞唐人以及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
宋濂重榮桂記

黄太常子澄受易于歐陽貞受書於周與學受春秋於梁寅初謁寅時寅令作枯梅詩立就甚奨之詩云百千年樹未全枯三五箇花何大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無石門寅所居也
暇書亭詩話

洪武四年廷對之士俞友仁等百二十人擢江西吴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第二山西郭翀授吏部主事第

三浙江吳公達授户部主事二甲十七名授刑部主事三甲一百名俱授縣丞無一人入翰林者至洪武十八年一甲三人始分授修撰編修餘點庶吉士遂為定例

登科錄

明章彬南昌人仲兄自昻洪武間遣使覈實民田自昻受事以直買怨里豪朱同文嗾其黨訟之朝又陷以邀截實封刑部連繫兄弟四人盡論死高侍郎鐸訊而憐之議罪坐其長彬力請以身代高服其義遂具獄上伯

仲獲免各留一子供橐饘時同繫者饒人鍾英龍泉王巡檢之甚彬囑諸子為之具食每食必俱比行論又為經紀其喪未幾朱同文以罪繫詔獄死彬竟減戍遼東赦還及諸兄歡聚無恙又二十五年始卒人以為天道福善之報安志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惟課子以時讀書人笑其愚曰甑將塵矣何不學他伎藝朝暮可得錢讀書固佳效如捕風耳仁卿曰吾貧由天於讀書何與哉妻項氏亦

淡然相歡雖凍餓間有佳書必掇所織布帛貿之使以時讀以時以賢良徵主分宜簿州里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令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為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後歷官至棊郎以政事聞於時宋文憲集

求樂四年交趾叛安福仕交趾者三人彭友直以古賁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陞新安主簿病歿槖𦾨費之杜社寺後又歐陽典史堅與友直俱撫寇為寇所執死焉

火中又謝縣丞子方陷寇中久之得歸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 劉球南思堂記

永樂九年夏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程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為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 府志

僧至妙字湛然浮梁人俗姓黃永樂間應詔舉高僧上

命賦塑騎雪虎羅漢尊者詩云凜凜威風色則空天寒流注梵王宫日高便擬聞尊者騎上天台不見蹤稱旨賜衣帽宴儀部部官簪花戲曰好花簪向僧伽帽料得師心也愛花答曰若使此花能結子老僧原是佛陀耶在座抵掌隨續曰未許此花開佛地恐將春色穢袈裟衆益奇之同上

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㨾今宵

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又賦長短句一首上覽之歎甚為停杯以待夜半月復明上大笑曰解繙真才子奪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盡懽罷郭瑛七修類稿

篠溪之山其遠而高有巖穴可窺者曰高霄曰白竹其近而盤礴峙立者曰富岡水之縈而駛者為小陂折二里許始出而南匯於太新塘塘多石碕廣可數百畝蓋衆水所歸也其竹有篁筐白實橫枝春夏笋可食其木有櫟柞松楠豫章之植其材可以供薪樵充器用其池

塘皆疊石或織竹為障泄歳旱不可為之縮宜鰱鳙鰼鯇宜鵝鴨浮游可以供庖厨奉賓客其田緣迴兩山間乍寛乍狹或亢或窪宜秔宜稻宜香禾宜秫宜麥可以為酒醴粢餌伏臘有雉兔狐狸麞鹿野猪可以獵取所居多田夫樵叟而無商賈變詐之習無爭鬭侵陵之風可處可游 劉崧書郭氏隱居記後

解縉歐陽家譜序云廬陵自春秋戰國以来為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若新淦子胥廟

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有存而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録徒秘于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文忠公所修續蓋猶未詳也予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巋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録推其闕遺者豈不多哉

廬陵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溪之上有異石焉穹窿修

直跨兩厓之間若偃梁可以通行昔有人謂曾氏曰是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繼而曾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祐中鄉舉里豪忌之夜遣人排石斷之迄百十一年應龍之五世孫鉞言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渡者至架木以通迨其祖父時漸長已可三四尺許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劉君伯章為賦詩以志喜　劉崧朗溪曾氏瑞石序

清江蕭德章畜古琴三一曰玲瓏一曰廣寒秋而其曰

寒泉者最所珍愛蓋德章之舅氏新昌胡君喦實號元陽先生博物君子也洪武初徵用為尚賓館大使精數學解音律而尤好琴時時以鼓琴侍上上甚重焉及奉詔求賢南粵道過清江以寒泉之琴遺德章云梁寅寒泉琴記

撫之金谿南里曰西坑自徐氏居之因更名曰善山徐諒之四世祖立道公精圭臬之學始築室南坡取株樟二木手植於庭相去閒二丈曰異時庭木交柯吾子孫

必有興者五傳而至古樟居士家益大族益蕃自緦麻之親不啻五千餘指雖通塞不齊要皆歸于萕人咸以為交柯之驗

梁寅萕山徐氏交柯亭詩序

吉之書臺西南幾二百里為上城是邑形勝之甲也其山從東北最高曰武功者延袤而來層巒疊嶂凌逼霄漢播為千峰萬壑望之如波濤洶湧由雲中而降至上城則展而為高平之原分兩陵宛轉抱左右如城郭然地故以名其水則清泉百道湍激溜瀉合為兩溪隨兩

陵盤迴而出會於原之陽為大川其東原之上則嘉禾修篁葱蒨芊鬱民之㢠原以居者蟻聚蜂屯不啻千有餘室其著姓之劉若周者皆衣冠詩禮代不乏偉人焉謂非上城山水儲英毓秀有以致其然與周是修送周繼吾歸上城序

道新淦而南水行八十里曰峽江大江中流兩山對峙如壁舟上下縈折崖石間幽陰慘淡之氣動人毛髮南行又十里豁然平曠山高而水深舒望廬陵諸峰如圖

畫濱江而上有陂池林園之勝毛仲昷兄弟所居其東軒名舒嘯慕淵明之超然于世俗之表也

舒嘯軒記　　　　　　　練子寧

泰和諸山之高圓而秀特者皆以岡名而舉子岡者亦武婆天柱火心鼓樓黃牛馬纓朱砂櫸林之類耳其立名之故則不可知也舉子岡之南有陵周道緪其麓陵之上有石二相距適咫俱平而長石之上有巨人跡各二前後相應跟趺蹯趾甚悉而肖視其質理生於自然

固非琢鑿之所爲者里父老相傳昔后羿上射十日墜一鳥於此上故人名射日石亦名仙人石道之行旅登陵以觀者成坦途焉　周是修輿子國八詠記

宣德八年十月辛亥江西守臣以白龜來獻　錢習禮賛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月夜見兩矮男子吟行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皇一去無消息獨坐空堦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頃之没循迹掘之得無舌銅鈴

一銅鈸一 豫章書

天順六年夏四月紫芝數十本産浮梁戴晘家是秋子珊中鄉試明年春芝復生珊中會試歷官尚書 同上

劉忠愍球為翰林侍講應詔陳言忤王振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為祭忠臺 列朝詩小傳

元武伯衡詠燭翦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一時所賞國朝李古廉詠翦刀詩吳綾翦處魚吞

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婉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楊慎詩話

石潭禾溪所匯處也水旁及水底皆磐石形狀非一綿亘里許其在水旁有若鸕鷀者首身畧具後其首為舟所觸而脫乃不甚類有圓而窪方而窪者容皆百斛圓者潦入之水常濁方者溪通之水常清濁左清右相去甚邇類朱墨硯其在水底没人言有高而中空者曰樓

石有圓而下覆者曰涼繖石有級而上承者曰三等石有圓而上仰者曰香爐石四石皆魚所聚没人取魚者為之名以志焉樓石有鮎魚居之甚鉅没人不敢邇時相呼數輩没而遠以視之爾石潭之怪奇瑰異其藴閟於内者多而彰露於外者少也劉定之石潭記

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山水環抱明秀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性無慕外之累前二百年溪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于鄉

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其所浸溉深矣今羅宗智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屋云

楊士奇梅溪書屋記

監察御史禾川劉性善母王氏生性善纔五月而父出之時外大父邦仁知朔州因攜以行性善稍長知本末嘗涕泗籲天欲見其母不可得母轉側遠外二十年乃歸歲辛巳性善訪知其處而往省之母子號慟幾不能生時性善已被推擇為縣學弟子員即月餽廩膳之半

以奉母而日夜泣請於父願復為母子詞旨懇切父憐而許之於是遂迎以歸作堂以奉養焉鄉邑士大夫以性善之孝能動其父而致母之還也名其堂曰孝感之堂

王直孝感堂記

碧落山在郡治之後考瑞陽誌碧落山不見於紀載而鳳凰山者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黄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居其中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圖南及門而

返圖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真女弟明香亦隱於華林山之元秀峰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地雖窈通闤闠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雲竹霧葱翠森茂隱然烟霞之表不出郊坰而得奇勝如此彭君文壽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

梁潛碧落清隱記

長林書屋者大學士胡公廣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𪋈之奇芙蓉天玉

墨潭諸峰巀然相望於左右而大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壠青林白石之迴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

楊士奇長林書屋詩序

羅故吉水望族以儒起家宋南渡以來世多長者享年之久或八九十或百有餘歲其時官府存問高年出於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於時莫不以為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其後子孫蕃殖春秋會合揖拜至舍無所容則又搆亭於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

亭曰老人亭

金幼孜羅氏老人亭詩序

倉前周氏萬安故家也其地在今縣治北倉之廢置不詳自何時周氏居此亦不詳自何代今其家有唐天寶中買田券官司印識載倉前周氏買者姓名由是觀之則周氏世澤之長可知

王直萬安倉前周氏譜序

周忱雙崖草屋自序云予家月岡距吉水北一舍許東有仙鄉山山之陽有二崖東崖下石洞中可坐數十人世傳嘗有仙人乘黄牛往來其間故名黄牛洞其西崖

之下為壇壝雲雨雷電常出於此故水旱必禱焉二崖皆壁立十餘丈居山之半蒼藤古木陰翳樛錯遊人咸樂其勝崖麓平衍之地縱横數百畒有竹數千竿松萬餘株皆仙人手植東西二泉出於山之陰流為小溪傍崖而東南踰一里始匯為一西折以江清澈可鑒雖大旱不竭潴之為沼堰之為渠以溉田圃而給滌濯取足焉

泰和劉伯川家富而輕財有田數千畒一日悉散予其

親闈所存𮕀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旦暮饘粥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辛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

流進士也謂士奇曰寒士寒士咢𫑯器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尭山堂外紀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梳嶂若飛来峰巔崖秀壑虎兕蹲而鸞鶴翥者皆環拱於前而仙人井七星潭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承仕郎黄愈歘别墅尚寶丞程公嘗題曰金井山居 何喬新金井山居

記

安福張寅弱冠寓冀州及領鄉薦冀人欲妻之寅曰嘗聘本邑康氏南北不相問者十年矣未可負之既上春官不第乃南歸康氏亦守節以待始就婚人兩賢之後寅登成化進士安志

廬陵李布政昌祺生平剛嚴方直居官所至有風裁服食清約足跡不至公府富於才情多所結撰效瞿宗吉剪燈新話作餘話一編借以申寫其胸臆其殁也議祭

於社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然豈其然乎安磐曰餘話記事可觀集句如不將脂粉涴顏色惟恨緇塵染素衣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對偶天然可取也列朝詩小傳

安仁劉尚書元瑞舉進士與顧華玉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子晚自稱垣上翁與孫一元張寰吳玧陸崐輩作湖南雅社建安李尚書嘗訪之於峴山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好樓居而力不能搆文徵

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用修朱子价皆作神樓曲同上

環江合遠溪諸水逶迤數百里而匯於龜川川上實華紫氣珠山之秀戟列涯涘而江滸有石徑不數武長可百十丈截流逸走達於江心峥嵘蜿蜒如躍如伏磷磷齒齒苔滋水齧若鱗甲飛動鬐距開張其衝瀾激浪則魚駭鰕驚陰雨冥晦狂雷震電又若助其光怪將乘風雲而欲飛去蓋其質石而其貌龍也董裕龍石記

靖節墓在德化縣楚城鄉面陽山之麓地名鹿子坂也

去墓三里許有先生故居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年無尋焉余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家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其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仰止錄

金溪水出禪和嶺導道而南始大而爲溪金沙浴日清瑩可鑑西流遇石則鏘然有聲橋其上可卧而聽焉少前斜折而北行合枴名斷金兩鄉之水澄而爲潭深黑無底流而爲遠溪舊有石橋長可數十丈屋凡數十楹

足以待遊息者橋下渚清沙白東溪倒流之水又合而東注為輞川木樹扶疎可儗王維别墅輞川之下兩山阨其吭水至是殆不見去矣故儗之曰金溪有山盤盤名曰南山山之上兩石對立如雙鷹拏雲其勢可呼山之下為虎灣每夕陽西流人烟竹樹隱映可愛南山相對有石臺甚平石上為棊局可列胡牀者憑高一望遠無不矚石臺隔水有大陂極深静山之大者曰圓嶺其勢最高其神祠以雷每晨鐘一鳴羣動皆作嶺之外殆

無餘山矣　張微金溪十景記

正德辛巳冬雷震明日兵備副使王綸延見諸生問及之鄱陽劉歸對曰主兵事應在宗藩時宸濠有逆志綸陰與其謀聞之愕然密啓宸濠聘歸辭不赴未幾逆敗歸應嘉靖間貢未仕卒歸璉之子博通天官五行之學　饒州府志

正德間姚源洞寇掠德興知縣趙德剛無城可守議撫之親入賊營賊執之索金帛時老人余有輝從行乃請

于賊願以身質令知縣回可辨金帛趙公得脫歸值憲使王公統兵臨縣而金帛不至賊以有輝紿己縛至樹上以亂箭射殺之萬歷間有司追表忠瑰檄祭義勇祠同上

王文成征思田歸至南安偶入一寺先是寺有上座僧將入寂命其徒鑰所居禪室戒毋開曰姑俟我文成見鑰扃甚固問之其徒以師語對文成曰固俟我也開之几有書塵封其上拂而讀之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

綸拂吾塵若問前生事開門人是閑門人甘露園短書

明崔琬性至孝父嘗遘疾割股進之尋瘥又為母請禱願以身代俄有石碁墮案上視之士字也後果益算十一年而終安志

豐城雷璲為雲夢縣尉嘗有貸于人既死無知者一日攜金以償其子謝未嘗有璲曰尊人實知之乃委金而去同上

嘉靖元年春二月崇仁劉最家正廳棟柱生靈芝四月

再生七月復生乃兄弟連登之兆林志

虞山楊夢羽云夏少師言嘗祈夢九鯉山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没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亦可入前定録也列朝詩小傳

隆慶二年夏四月芝草生泰和郭奇士園中梅柳茄瓜俱一蔕雙實三年孫子章應恩貢明年聯捷成進士豫

章書

萬歷十六年芝生南昌劉曰寧家五本是年中式第五名明年生三本中會試三名又生二本館選第二同上

憨山海印大師既返初服結庵廬山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蓮漏專修淨業後示寂曹溪既化之次年弟子居廬山者奉全身歸塯五乳無何粤人官南康者復遷其龕還曹溪將荼毗啓視之膚理柔輭鬚髮郁然乃加髹漆奉於六祖真身之側去五乳葬時又二十餘年矣列

紫栢大師真可字達觀住匡山時聞憨山以弘法坐戍歎曰法門無人矣南康太守吴寶秀以礦稅被逮其妻投繯死歎曰奄横至此世道不可為矣乃決策入都謂人曰海印不歸我為法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録不續我慧命一大負捨此一具貧骨釋此三負不復走王舍城矣同上

上饒王嗣經字曰常故姓璩貌魁梧多笑言吟詩不輟

面圓而紫色人戲呼為蟹臍王笑而應之博學多撰述有秋吟八章一時傳之同上

南昌郭昭字伏生少有家難雜髮為僧性孤峭處叢林不能悅衆事解仍冠巾遊吳越閩楚間望之稜然骨立故是比邱相詩亦澁硬尚帶蔬笋氣同上

龍泉渠逸樂性好義嘗給衣食以賑飢寒修橋梁捨棺掩骼諸善事無不為之年九十餘無病卒時南雄有尹姓者生男背有龍泉渠逸樂五字赤迹鮮明七日其字

乃没計所生之日即朝負卒之日也後舉進士聞者以為積善之報云邑志

高安民李官奸惡無行年六十以壽終人以為無天道及塟忽聞棺中勃窣聲其子以為父復生啓視全身化為牛但頭如故子醜之亟釘秘焉盱江諸大家承寧日久莊田租入俱改用大斛有富民程某亦將改其子毓文不可曰使吾家長有此小斛之入足矣父已之夜夢神告曰且日將盡焚諸家廩獨免子明日亭午諸廩之

在竺田及嚴湖塔者皆火次第焚燬獨毓秀家廩火及而熄皆崇禎中事徐芳懸榻集

謝仕蘭瑞金人早孤事母孝家養一牛寄於武陽崠山居偶載穀往府出糶舟至雩都忽聞母病即棄舟馳歸及武陽崠日已晡矣見一虎咆哮而來驚呼倉卒中一牛犇至與虎力鬬而死仕蘭得免旦視之則前寄養之牛也蓋牛聞主聲急奔救之云安志

胡夢泰江西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寓延津丙戌冬仰

欒死其僕奉櫬溪上為賊所掠棄棺于水流及䍐江沙際棺上載夢泰名䍐人收寄山寺十餘年家人無至者後三山人為塟于鼓山積翠巖上題咏甚多福建通志

故相張公位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於窪灣夲濉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圃之即址為堤夾植青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小邱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亭檻於上隐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即濠菱荷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

之際陵麓邱池綺然明瑟堤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於浥外眺濠岸內顧池軒凉吹灌耳每有寒色堤盡松窮俄聞鐘梵之聲發於地下則所謂蓮花庵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庵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溪涉水樹隙為橋幽狹奇危過之悚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邱林此殆其勝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相國身往未久而已蕪穢若此矣因志之以俟來者　徐世溥興福莊記

饒佑彭萬年禱湖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曰剽人財室人室何等律予答曰斬耳頃𣆀一人反接至使畫字萬年畫斬字于背及馘級則其伴鄒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分舟而行萬年避風䑲艤左三舟渡湖是夜盜刦三舟被殺而萬年寤驚覔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之遂斂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偕之維揚暨回舟而飲三婦于艙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何也婦愕失箸既而視僕萬年令三僕避後婦流涕曰妾建昌追

工妻也夫積工值擕妾歸附三後舟夫病三擄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板子沙家遺老姑存亡不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惟稔其情故以詢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割羸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江右王猷定嘗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為士人非彭姓今衆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傳聞之訛與夫天下衣冠方幅籍籍稱士人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生死頓易誠為萬年所

不潔者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即士人矣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廵也其祀湖所始則無可按者毛奇

齡湖中客傳

辛巳夏四月寓匡廬秀峰寺一日抵木瓜洞與嵩隱道人遇詢其年曰八十瞻其貌如童顔肢體豐碩步趨輕健問其所由来則曰洞自唐真人劉混成種瓜得道以此得名後久荒廢甲寅歲自廣陵遷居于此凡殿宇亭閣皆創搆也從容叩其學問根柢以知止二字應余聞

之矍然曰此道學要訣也道人名和陽南陽人

題木瓜洞石道人行畧　劉　蔭　樞

渡葛溪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單椒嶄絶秀拔羣阜之表數十步外奇益出攢峰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為勝有特拔者有競起者有崩欲壓者奮欲翥者高如瞰下如仰者鋭者秃者迴翔錯峙凡十數山實則此一山之分也山中多草少樹樹有之亦疎瘦戛兀失樹理石笋數枝矗矗怒生如旌幢如刀槊顧盼頃如行武庫中或曰昔

有將軍過此者軍於山之陽山因以名按李華過弋陽寄趙七侍御詩有君陽青嵯峨之句又李翶来南録至信州望君陽山謂怪峯直聳似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君陽令昔異傳遂兩仍之山下一溪繞山西流𤼵蔚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至是而流漸大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鄭日奎軍陽山記

康熙五十五年寧州南山崖渡口大水衝出石碑一座閱之乃順濟龍王廟記山谷先生所撰也辭云諸行無

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兩足尊初說修
姤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姤
以非男成佛惟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為世津梁
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
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鑪香以佛事作
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太陽門下一切遍周普光法
堂當仁分上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
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

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来船非惟曲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歲癸亥號元豐月黃鍾日巳巳雙井黃庭堅撰并書淳熙巳亥夏五月一日戊午魯國祝永住持僧正弼